



星洲佛教縱橫譚

蕭慕迦

(續上期)

在市區，首先叫人注目的，一定是座落黎士哥士路的龍山寺，那是一九一九年轉武和尚最初開創的，一九二八年，得陳文烈居士獻鉅資，轉逢和尚中興擴建，飛簷鷓尾，畫棟彫樑，儼然成中國宮殿式的巍峨大刹。一九五二年，廣洽法師接任住持，廣淨法師為監院，百廢俱舉，修建大雄寶殿，加築喝雲樓，古寺新樓，中西合璧，相得益彰了。組佛緣念佛法會，定期集眾念佛，道風好，香火盛。它的對面，是名勝區的虎豹寺，由已故鉅富胡文虎先生捐建，內供一尊大臥佛，長四丈，廣受遊人瞻仰。

在星洲佛教徒們心目中，靈峯般若講堂，是個比較富有學術思想的佛教中心地，它的前身，原是蔡演達居士建以自修的小精舍，道階老法師在一九三二年朝罷印度聖地路過星洲，觀其地，說是有點像印度靈鷲山形勢，故命名「靈峯」。是在一九四三年吧，慈航法師由檳城受林達堅、畢俊輝、麥聖集、梁慧英諸弟子請，蒞星洲說法，商得蔡演達同意，作為講學之所，定名靈峯菩提學院。一九五五年，融熙法師常往講學，接着是竺摩法師往來說法，時有歐寬清、黃智輝幾位外護，提議送交竺摩法師，以補多年來慈航法師赴台弘化遺缺，後以種種因緣擱淺。一九六三年演培法師弘法星洲，接受以林達堅居士為首的獻贈，進駐靈峯菩提學院，隆根法師也受邀加入。一九六七年把舊建築物通統拆光，大事擴建起高廣瑰麗的講堂、寮舍，設僧俗共修會，定期講修，蔚成一時風氣。緊靠在他的後面，恰是性仁法師新築樓高三層的法施林，原名法師寮，美侖美奐，兩家背靠背，一門貫通。提

起法緣好的性仁法師，就會想起同是由香港來的慧僧長老在一九六八年開山建立萬佛林，殿宇莊嚴，寬敞幽靜。明真法師在一九六七年重建壯麗的旃檀林。常恒法師於一九六八年中興的靈山寺。悟峯法師早在一九六一年購置了精巧的法華精舍。大雄法師至一九六九年購置了一所一三精舍，他們一個個都有了自己的道場，法緣都很盛。

擠在丹絨葛葛賓傑路菜市街心的普陀寺，資歷相當深，建築物相當大。一九一三年由轉道和尚開山，轉岸、廣舟和尚繼任；轉岸和尚很了不起，是近代極有修持的高僧。側面加建瑰麗樓房，一度曾作佛教總會活動中心，而今是佛教施診所的發源地。香火很旺，左聯瑞于法師主理過的城皇廟，右接虛明法師主持的金蘭廟，三間品字而立，認真友善。說到普陀寺，不難聯想到處在武吉知馬晴輝法師新創的普明寺，和在巴西班讓的普濟寺，監院妙燈法師，名義住持是青凱法師。他自己也建有巴爺禮咨的法華寺，規模可也不小。

至於女眾的道場，在量上，多出男眾好幾倍，在質上，也有辦的很好。值得稱道的是菩提蘭若，最初創辦，約在一九四五年，由麥聖集居士購獻，慈航法師命名的菩提蘭若，轉送星光法師。不數年，星光退居，靈峯常住林達堅居士付出一萬五千五百元代價，收拾殘局，組織週日念佛會，經常聘繙素大德輪流說法，道風重振，信眾擁護。一九五九年購得聖白烈路近二萬尺地皮，以嶄新姿態，高度設計，建立了一幢清麗的新蘭若。同時，從事自修化他工作，擴大週日念佛會。舉辦持誦法華經會，不時禮請

大德法師講經說法，授八關齋戒。護持外來僧寶，不遺餘力。年前，林達堅居士落髮爲尼，法名慧圓，她手下有兩個得力好助手，一名慈說居士，一名慈法居士，也是皈依慈航法師的弟子。

其次是自度庵，原隱蔽在崇山峻嶺的樟宜上段，一九四四年由宗繞和尚開山，蓋起四間板屋，十載慘淡經營，得力於他的弟子簡達賢居士，含辛如苦，逐步建起了一幢又一幢恢宏殿宇。在山後，築化身寮兩座，建普同塔一塚，設老人互助會，充實常年經費。近年來，由於政府填海，把四週山峯剷平，由此，蹣跚在山巒上的殿宇，綿亘交錯，掩映顯現，爲山河生色。自從宗繞和尚入滅後，剩下的全是女二衆，有五六十人之多，由簡達賢居士出家的慧平尼師主持，堪稱星洲首屈一指的女叢林。

三、佛教經濟來源

要生活，特別是要深入社會，行菩薩道的北傳佛教僧侶，經濟幾乎與佛法盛衰同進退，共安危。佛法興，信徒衆，大家明白布施的好處，肯拿出錢來供養三寶，爲佛門做事。習慣上，一般寺廟的經濟來源，除了部份靠信徒發心供給或募化外，那就是自己想办法，諸如：設延生與往生兩種牌位的功德堂，建長期或短期的大小法會，造普同塔儲藏骨灰，經懺、香火、香油，在偏僻地區的寺廟砌化身寮，給人火葬，以豐富常住的收入。當然，星洲佛教的經濟，也不外乎如此這般而已。其所不同的，是近三十年來發展的一種新興事業，叫做「老人互助會」，正確的名稱應是「善後會」，這個組織，自他兼利，純粹以老人爲對象；濟世爲懷的佛門中人來主其事，可說適當極了。自從有了互助會組織，大大地豐富了佛門經濟源泉，改變了佛門不少面貌，把好些女衆們的簡陋齋堂脫胎換骨，一躍而成堂皇殿宇。

顧名思義，老人互助會，以集合老人的力量辦理老人福利事業爲宗旨，其辦法：凡自願參加爲會員的老人，先繳入會基金若干元，香油金若干元，按月交會金若干元，以後每年底時，照例供香油若干元，繳會金至十年或規定之年限，死後，這個會員可由指定的信託人，領取福利金若干百元，用作辦理死者身後事。

一班貧苦老人，平時兩袖清風，少有積蓄，爲預籌棺材本，多樂意參加。另一種所謂收「蕃薯」錢，也即是收帛金，每個月按會中死的人數若干個，收若干元，多死多收，少死少收，不死不收，收無定額，年無定期，直收到會員壽終正寢爲止。這種性質，佛教徒明因果做則可，非佛教徒的外界人做，有些虛報死賬，大斂死人財，弄到後來市面上出現「跑馬仔」各式各樣怪招，吃得老人們叫苦連天。

原是個有良好組織的老人會，一旦給社會上投機份子插手，仿倣經營，馬上變了質，走了樣。記得一九六〇年四月十六日，有人投文半官方的民報，題爲：「揭開互助會騙財內幕」，引起社會譁然，導致政府立法管制，有如最近市面上發生的變相銀會「票據公司」，一個個給鱷魚頭吞吃倒閉，捲款潛逃；而佛門中人做的老人互助會，不肯營私舞弊，才能站得住腳，未遭魚池之殃，可也嚇出一身冷汗。幸而，佛光注照，衆人信賴，仍照章辦事，無大影響。至少先收下一筆龐大基金，存入銀行生息，若人數超額，移作服務津貼，又有香油、法事等收入，每年都有盈餘，有的超過十萬元，會員越多，抽贖越大，利潤極爲可觀。由此，佛門善事，隨着經濟活躍而活躍，有的也能爲佛教文化、教育、慈善事業作出貢獻，取自社會，用在佛門，爲弘法鋪路，給衆生種福。

任何事，沒有不勞而獲的成果，一番耕耘，一份收穫，天經地義。常言道：「各有前因莫羨人」，老瞪着眼看人家花花綠綠的鈔票收入痛快，不知人家下工夫時的痛苦，那是不公平的。同樣地，老人互助會固然好聽，要知，組織老人會是怎樣艱難，怎樣辛酸——進市區，下鄉村，那種流動拉會員的味道，全靠兩條腿，走到腳跛；費盡心機，大絞腦汁。爲防冒領帛金，就得去看死人臉，拿張死人相對驗，一看再看，才發放福利金。廿五年前，有位行家來星洲，下榻居士林，說過一時期法，看到老人會好做，回香港依樣畫葫蘆，畫了許久，毫無結果，可見，老人會不是容易辦的。

與此同時，另一個嘉惠老人的運動，正如火如荼盛行着，有

些女家齋堂，招收老人進住，生養死葬，每個收費三千或五千元不等，以目前生活水準計，可說廉宜，這是因為入住的老人，多是拜佛持齋打住家工的信女，平日少在齋堂裏食住，而主辦人也不完全爲了錢，多少本着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」的原則，給老人們有個好歸宿，從而爲常住聚一筆鉅金，正是「一家便宜兩家着」，兩全其美，各得其宜。千萬別小覷老人們的潛在力，聚合起來，就是一股大力量，有好幾間齋堂，全是借助她們才砌得起來。一人出三五千元不算什麼一回事，有的齋堂收住六七十位老人，有的過百，聚腋成裘，可變爲數十萬元的大數目；而實際住在齋堂裏的老人不及十份之一；且可幫忙打理一切雜務，並不白吃。每逢大日子，外面的老人回來趕齋，少不了上上香油，住在裏面的老人忙着端茶開桌，招呼香客，自己也掏下腰包孝敬香油。這樣四面八方，裏裏外外的老人們，個個往香油桶裏塞，齋堂開支少，收入大，自然經濟繁榮，想不發達幾難哩！例如，蔡厝港萬德堂老人院，阿裕尼普同寺的佛教老人院，便是在這方式下產生成長的。

四、僧伽大德

水陸儀軌說得好：「法道能弘，必大德僧伽之士」。不錯，偉大的僧伽，才能肩負這麼偉大的使命：「弘法是家務，利生爲事業，不斷推動着法輪，到處去傳播佛教真理。毫無疑問，星洲佛教發展過程，也是通過僧伽們遠近緣繼往開來逐步形成的。歷史顯示，在六七十年前，星洲的僧伽少得可憐，他們隨着閩、粵華僑，作墾荒式的散播佛法種子，住媽祖宮或玉皇殿等神廟，供起觀世音菩薩聖像，主要靠香火維持生活，間或爲人「轉轉運」，念念經，可說是「先以欲鈎牽，後令入佛智」，一種不得已的手段。在那個時候，那種環境，要把純正的教法，灌輸社會，極端困難。他們已盡了能盡的力量，已播下能播的種子，可惜不受重視，沒有記下他們的事跡，而今要追其功，表其德，只能說是「無名大德」了。

直到清末民初，法化漸昌，信衆稍增，中國僧伽廣續來到星

洲弘法。爲當地信徒樂道，而又多是佛教界名氣响亮的高僧名德，據統計：道階法師一九二一年、一九二八年、一九三二年前後來過三次。圓瑛法師一九二二年、一九二六年、一九三七年、一九三八年、一九四六年來過五次之多。慈航法師接圓瑛法師之法，成爲賢首宗法嗣，就是在一九四六年圓瑛法師最後來星洲的一次。太虛大師一九二六年、一九二八年、一九四〇年三次都是路過，德玉和尚一九三二年小住星洲，渡名居士尤惜陰出家的演本法師，後來對星洲佛化貢獻殊勝。法航法師一九四七年、一九五〇年兩次路過，默如法師一九五九年來過一次。超塵法師一九六一年、一九六八年來兩次。洗塵、覺光、大光諸法師在一九六一及六二年間，率香港代表團先後經過，白聖、星雲、賢頓、淨心諸法師在一九六三年起率團經過一次或來多次不等。續明法師一九六四年短住一個時期，往印度朝聖地，客逝加城。續祥法師一九六七年、一九七一年來過兩次，元果法師一九六七年來過一次。印順法師一九六八年專程來過一次，是年道安法師帶傳起法師路過一次。瑞今法師一九六七年、一九六九年兩次以上，率菲律賓佛團路過，柬甫塞法亮法師一九六九年來過一次。美國法亮法師一九七二年來過一次。是年知定法師路過一次。還有一時想不起年代或次數的遠參、煮雲、震旦、聖印、眞華、印海、是幻、淨海、祖印、常覺、泉慧、智門、暢懷、融靈、聖懷、道海、了一、妙境諸法師及誠明、文殊、瑞妙等尼法師們，近幾年來，先後都來過星洲。他們有的是來觀光，有的是來訪問，也有的是借路經過，但大多數都在星洲隨緣說法，作過專題演講，一陣風那樣，「來得急，去得快」，曇花一現，到底給星洲佛教，起過怎樣作用，留下什麼後果？有人說：「有不可磨滅貢獻」，或「鉅大影响力」。我同意。

同樣的，廣大的信徒們也不會忘記，長期駐錫的僧伽們，爲星洲佛教獻出畢生精力。早期，福建僧伽得天獨厚，奠定了弘化基礎，把星洲佛教帶進了一個新紀元。顯而易見，老一輩厥功至偉的，首推閩南轉道和尚，他老人家從一九一三年起，即在星洲大轉法輪，法緣極盛，創立了普覺寺，普陀寺幾處大道場，緊接

着，一九一五年抵埠的轉岸和尚，一九一七年的轉武和尚，一九二二年的瑞等、瑞于和尚，一九二四年的轉解、轉逢和尚，一九二七年的達明、忠心和尚等，這些長老德德，相繼在星洲建寺安僧，展開了法化工作。至於粵省僧伽，對星洲佛化功業，似也不甘落後，繼起力追，自一九一八年後，要算清心長老首開紀錄，從化者衆，他有幾個好徒弟，宗繞和尚是其中之一，長居星洲，是位講念頭的老修行，以念金剛經爲常課，不言而喻，嶺南齋堂信徒，多投其門下，林達堅、簡達賢幾位常爲佛門做事的居士，跟慈航法師學過教，依印順論師出了家，最初可是由宗繞和尚引進佛門來的。此外，尚有其真、達觀、念西、聞修、宗健、覺通、融熙諸法師，都來自廣東地帶，教化廣東信徒。

要說，站在時代前頭，駕駛一葉慈舟，在星島海面上，不停地向佛教文化、教育、慈善事業進軍，把這三大事業認爲是佛教生命的，那就是名副其實的慈航法師了——他抱容忍謙恭的態度，像凝固的士敏土，把一盤散沙的僧伽團結在一起，一九四六年，倡組過僧伽策進社，及中國佛學會和星洲佛學會。他用真摯的關懷，像和暖的陽光，把頹唐落寞年輕僧尼振奮起來，給予精神上的支持，物質上的援助，一九四五年後，將得來的法師寮、菩提蘭若、指名給出家人。他爲了作育僧材，一九四四年創立了靈峰菩提學院。他爲了推動佛教文化，一九四七年發行了人間佛教月刊，他爲了要世人認識佛教眞面目，幕後支持菩提學校開辦。他爲了促進社會人羣慈心不殺，一九四八年，命常住撥資協助，促成了六和園素食館的誕生。在任何地區，任何時候，他爲佛教做得太多太好了。

在過去，有少數出家人——現在是更少了，可能是悶熱氣候關係，跟社會人士一樣，衣著比較隨便，喜歡開放褲腳，短衣出門，初來的人，說什麼看不順眼，等到日子久了，也就習以爲常。不過，在現代的出家人來說，有身份的幾位長老，可不是這樣子，他們幾十年來，仍保持一股中國傳統僧裝，穿長衫、綁褲腳，莊敬自重，儀表樸實，極受時人尊敬。這其中，宏船與廣洽二位法師，是當前僧界中的頂尖人物。前者識天時、精地理，以方

便法、攝化衆生，教宗兩通，名重一時，歷任星加坡佛教總會主席；後者重才華，敬德學，熱心佛學教育，慈善事業，生平服膺弘一大師，故其德行嘉言，具有弘一大師作風。說到本道長老，可也是個中翹楚，度量寬大、捨心重，齒德俱尊，慈悲兼備，古道熱腸，臉上常掛着一副和靄可親的笑容，見者如沐春風。演培法師，精唯識，通俱舍，在海外來說，是位佛學權威，講經說法，雄辯滔滔，爲人隨和，且有學家丰度。廣義法師，頭腦敏銳，法相威嚴，生得斯斯文文，能文善說，還寫得一手好字，摹弘一大師字體，維妙維肖，可稱一絕。慧僧長老，實修眞參，嚴戒律，重道德，韜光晦迹，與人無諍，教演天台，行在淨土。優曇法師，書生模樣，文質彬彬，人緣好，性清雅，福緣深厚，甚得物望。常凱法師，在未參與佛教總會前，懸壺爲業，隨緣度人，出任佛教總會總務要職後，大展雄才，精明幹練，爲法爲人，功績昭著。隆根法師，擅寫能唱，能做事；肯做事，熱心佛教文化事業，南洋佛學書局，就是由他一手創辦。無疑地，在佛教徒心目中，他們這幾位是華僧界值得尊敬的大德。

五、佛教團體

僧團原是佛教組織的團體。流傳後世，因客觀的環境，地域的區別，語文、思想的不同，逐漸形成各別的組合，由小組組織成大團結，未嘗不是一個好現象。何況，對社會而言，團結就是力量，羣策羣力，上下一心，共同爲佛教做事，自然得心應手。星洲佛教徒有團體組織，最早是中華佛教會，那是在一九二六年，由太虛大師發起組成，成員多是廣東在家信徒，會址初設廣東街，後自購兩層樓宇於水車街，會堂掛有太虛大師墨寶多幅，有一聯云：「海濶天空風浩浩，山高月小石稜稜」，詩意盎然，走筆蒼勁。歷任會長王正菴、鄭本立、梁潤之諸居士，都是廣府富商，皆已作古了。以前經常請大德講經，舉行念佛法會。一九六三年演培法師受理事林達堅、邱慈蘭等居士請講過「普門品」。而今人事凋零，瀕臨停頓。

（未完待續）